



血洒黃河紅

(台灣) 独孤紅

血洒黄沙红

【台湾】独孤红

漓江出版社

目 录

第 十 七 章	巧入虎穴.....	(447)
第 十 八 章	高智连施.....	(493)
第 十 九 章	龙凤巧配.....	(533)
第 二 十 章	天魔教主.....	(563)
第二十一章	玉女情痴.....	(585)
第二十二章	前尘隔海.....	(611)
第二十三章	苦心谁知.....	(631)

第十七章 巧入虎穴

眼前，站着一个体态丰腴婀娜，娇躯玲珑活现，身着黑纱晚装，裹衣隐约的中年美妇人。

她眉梢儿挑荡，桃花眼含春，竟是那位王夫人。

沈玉菁不愧奇女，刹时转趋平静，忙含笑站起，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王婶儿，您请坐。”

王夫人淡然一笑道：“彼此不外，别多礼，菁侄女儿，听说你失踪了，怎么你好好地坐在绣楼上作诗，还什么麒麟地直叫，害得你王婶担了好几天心，如今看来，我这心是白担了。”

沈玉菁道：“王婶，您请坐，容我详禀。”

说着，她就要去拉椅子。

王夫人抬手一拦，道：“不坐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就站着听你说吧！”

沈玉菁忙道：“那怎好意思？我身为晚辈，又怎敢失礼？您不常来，尤其没上过我的小楼，说什么您得坐坐喝杯茶。”

她又去拉椅子，这回王夫人没拦，笑道：“菁侄女儿，你这有意拖延时间，是不是在等你那什么麟呀？也真是，有了心上人也不跟王婶说一声，好让王婶替你高兴高兴，只是菁侄女儿，你可不像王婶，你是个没出嫁的黄花大闺女，三更半夜地跟个男人在小楼里，那可不太好，得小心外面飞短流长说闲话呀！”

沈玉菁淡然笑道：“王婶，您误会了，但得问心无愧，何在乎世人之目指，您不知道，他是我的未婚夫婿。”

“哎呀！”王夫人风情万种地眼波斜抛，笑道：“原来我们菁侄女有主儿了，真是，也不怕王婶生气，你爹也是，怎么不发张贴，宴宴客呀，这是喜事，大伙儿该热闹热闹……”

沈玉菁道：“我爹不愿惊动亲朋……”

王夫人道：“这是什么话呀……”

话锋忽转，道：“菁侄女儿，他，哪儿的人呀？多大了，干什么的，长得俊不俊，一定很俊，一定很俊，是不，是不是？要不然我们菁侄女儿怎么看得上眼呀？王婶倒要瞧瞧是谁家儿郎有这么好的福气。”

说着，她坐了下去，一抬手，道：“来，菁侄女儿，坐近些，跟王婶聊聊他。”

沈玉菁的确聪明，忙道：“您坐，王婶，我就坐在这儿好了。”

她要往桌前坐。

孰料，王夫人倏探柔荑，一把拉住沈玉菁玉手，硬把沈玉菁拖了过去按在了身边，笑道：“真是，王婶又不是大男人，怕什么……”

桃花眼凝注，啧啧说道：“嗯，瞧瞧，我们菁侄女儿几天不见，简直容光焕发，娇艳外透，出落得更美，更动人了，真是我见犹怜，所幸王婶也是个女人家，要不然真想和口水吞下你……”

沈玉菁心里小鹿儿乱撞，表面上却力持镇定，道：“王婶您夸奖，也开玩笑。”

“才不呢！”王夫人道：“王婶说的是心里的话，王婶也羡慕你，虽说王婶人长得也不差，可是岁月不饶人，年纪上总吃了亏，肉没你细，皮没你嫩，你像个吹弹欲破的水蜜桃，王婶就像，就像……我也说不上来像什么？总之一句话，王婶在你这年纪的时候，身边的男人是一大把一大把的……”

轻叹一声，接道：“人生还不就是那么回事？能有何？不及时行乐干什么，等到头发白了，脸成鸡皮老掉了牙，男人

们就不会看你一眼，想乐也不能乐了，你说是不，菁侄女儿？”

沈玉菁脸上直发烫淡淡地说道：“王婶，我不懂！”

“不懂？”王夫人吃吃笑道：“王婶比你懂事的早，也是个过来人，别跟王婶装，姑娘这么大了，什么不懂，要真不懂也没关系，马上就会懂了，菁侄女儿，要不王婶教教你？嗯？若学会了王婶这一套，准包你那个麒死心塌地，一辈子受用不尽呢！”

这让沈玉菁怎么接口？姑娘她既羞又气，心里暗暗埋怨个郎一去这么久还不回来。

沈玉菁不说话，王夫人却吃吃地又浪笑了：“哎呀，别害羞，还不是那回事！谁能免？谁能躲得过，谁又愿意免，谁又愿意躲呀，唉，姑娘家到底脸皮嫩，好吧，王婶不说了，免得你低着头直害臊不说话，让王婶一个人说个没完，等过几天吧，过几天你会求王婶的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道：“姑娘，他，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”

沈玉菁心里一转，当即说道：“王婶，他姓穆，叫奇！”

王夫人道：“他呀他的，多亲热，小两口如胶似漆羡煞了人，像王婶，却嫁了个糟老头子，唉，不提了，提起来就伤心，命薄嘛，有什么法子，他，多大了？”

沈玉菁道：“二十八了！”

王夫人道：“那正好，正合适，那儿的人呀？”

沈玉菁道：“河南！”

王夫人道：“噢！挺远的，我还当是本地人呢，唉，你爹也是，怎么就你这么一个人，也没儿子，怎么能嫁出去？这下好了，家里总有个年轻的……”

一顿，笑问道：“姑娘，他，俊么？”

沈玉菁答得好，道：“您何不待会儿自己看？”

王夫人吃吃一笑，道：“好主意，姑娘，你当我不敢么？我怕什么？我是你的长辈呀，我所以坐了下来，就是为等着看看他，不过，瞧我这身打扮，恐怕不太好，对不对？”

沈玉菁没接口。

王夫人吃吃一笑，又道：“姑娘，是谁说的媒呀？”

沈玉菁微一摇头，道：“没人说媒，王婶！”

王夫人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怎么？没人说媒……”

忽地格格娇笑道：“王婶明白了，不是凭父母之命，媒约之言，而是情投意合，私订终身，是不是呀？”

沈玉菁只得点了点头。

王夫人道：“一见倾心钟情，这是缘份，姑娘，五百年前三生石上注定的，跟他怎么认识的？嗯？在哪儿邂逅了他？”

沈玉菁道：“在城外，有一天我到城外去……”

王夫人突然一笑，道：“不对吧，姑娘，你身子一直很弱，什么时候出过门呀？”

沈玉菁神情一震，没能答上话来。

王夫人话锋一转，道：“姑娘，听说你失踪了，你爹也报了官，而你却好好的待在家里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沈玉菁心里一紧，又没能答上话来。

王夫人笑道：“姑娘，是不是你的他救了你，你感恩图报，就把终身许给了他呀？”

此女高智，其实，也该只有这一种可能。

沈玉菁猛然一惊，脑际灵光电闪，心想，瞒既瞒不了，吓吓她也好，当即，她毅然点了头：“您说对了，王婶！”

王夫人脸色微变，笑道：“这么说，金观台那位住持也是他杀的了？”

沈玉菁又一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王婶，他的本领很大……”

“本来就是！”王夫人强笑说道：“要不怎么杀得了那位道行高深的住持呀……”

忽地站了起来，仍拉着沈玉菁的手不放，道：“姑娘，我这身打扮让男人瞧进眼里不太好，万一他要是见了我心里就忘了你，那就糟了，王婶的罪孽可就大了，我得回去换件衣裳再来，走，姑娘，送送我。”

沈玉菁见她站了起来，心里刚一喜，闻言心里又一紧，明知要糟，但她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法子？

她那里心里想计，刚要说话。

王夫人脸色一变，倏地笑道：“糟了，你瞧，想躲他却躲不掉，你的他回来了……”

沈玉菁当然听不见，心头猛跳，还在半信半疑，王夫人已然接着说道：“既然躲不掉干脆就坐下等他进来，让他瞧个够吧！”

拉着沈玉菁又坐了下去。

这时，门开了，金大龙当门而立。

王夫人两眼一亮，异采飞闪，“哟”地一声道：“是你呀，沈俊……”

金大龙淡然而笑，道：“很巧，我到你那儿去了，你却到我这儿来了。”

“真是！”王夫人毫无惊慌地娇笑说道：“我到你这儿来是为了找你，你到我那儿去又是为了什么呀？跟我的心意该不同吧！看见王成了么？他在我床上，说来也都怪你……哎呀，不说了，真是羞煞人了，弄了半天你成了我的晚辈，让我的侄女儿抢了去……”

转注沈玉菁，道：“姑娘，你真好福气，羡慕死王婶了，像这样的俊郎君哪儿去找呀，只是往后你得留神点儿，他可不

老实，昨天在我房里把我的兜肚都扯破了，好险啊！”

沈玉菁淡然说道：“王婶，我听他说过了。”

“是么？”王夫人笑道：“他还敢说呀？胆子不小……”

转望金大龙，笑接道：“自己的房，进来坐呀，干什么站在那儿，还害臊哇？难道要我这个客人请么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我正想跟你谈谈。”

进步跨进了门。

王夫人抬手一指，及时说道：“门边有张椅子，你就坐在那儿吧，离我远一点，别又扯我的衣裳，今晚这身衣裳可扯不得，懂么？”

金大龙没答理，当真拉过椅子在门边坐下。

他那里刚坐定，王夫人一笑又道：“看见了么？你的未婚娇妻跟我多亲热。”

金大龙淡然一笑，道：“看见了，你放心，在玉菁没脱离你掌握之前，我不会动你的。”

王夫人吃吃笑道：“你恐怕永远没有机会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是么？”

王夫人道：“当然，我想在这儿再坐一会儿，然后我让你的未婚娇妻送我走，像这样，你能有机会么？”

金大龙淡然一笑，转了话锋，道：“金花娘……”

王夫人吃一惊，道：“你知道我……”

金大龙一点头，道：“滇边三洞洞主，我久仰！”

金花娘倏然笑道：“巴化文惨了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是的，他死在你的房里。”

金花娘美目一转，道：“你是因为金观台的那位住持而找我，对么？”

金大龙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！”

金花娘道：“你知道我跟他是什么关系么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你是他的情妇。”

金花娘一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我承认，可是你既知我，就该知道我的为人跟事迹，跟一个男人厮混一阵，那实在算不得什么，也就是说，你犯不着把我也扯进去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可是他是霹雳宫猛霸王古华。”

金花娘点头说道：“这个我知道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而你是声名狼藉的金花娘。”

金花娘笑道：“声名狼藉是我的私事，我嫁了人偷汉子也是我的私事，你何必管，又何苦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古华诈财无数，败人名节，作孽太多。”

金花娘笑道：“该是那些女人愿意，这就叫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我忝为武林侠义……”

金花娘道：“世上这种丑恶秽事多得很，也都是周瑜打黄盖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那我可以不管，也管不着。”

“是喽！”金花娘道：“同样的情形……”

金大龙微一摇头，道：“不同，古华假神之名诈财作孽，你以色相害人，欲霸占无知老人的财产，你两个复串通一气，狼狈为奸，这种事我不能袖手不管。”

金花娘狐媚一笑，道：“你说王老头儿？他愿意为我死……”

金大龙道：“所以我说他无知。”

金花娘笑道：“你管的事未免太多了……”

转望沈玉菁，道：“姑娘，你认为他该管么？让他管我？”

沈玉菁淡然说道：“他是我的未婚夫婿！”

“哟！”金花娘放浪地笑道：“到底是小两口子，一张床上的人，姑娘，你也不怕我听来心跳肉麻么……”

顿了顿，转望金大龙：“你，凡事都该为她想想，对么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金花娘，我做事不只三思。”

金花娘“噢”地一声，道：“是么？”

金大龙未答，转移话锋问道：“巴化文告诉我，你跟古华邂逅很偶然，是么？”

金花娘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说来的确很偶然，其实那也是缘份。”

金大龙淡淡笑道：“的确，你跟他有缘，因为你两个有很多相似之处，自然是一度邂逅也就十分投缘了。”

金花娘格格娇笑说道：“你是说他是个好色的男人，而我是个淫荡的女人，对么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你很有自知之明，也很了解古华。”

金花娘道：“这也许是天性，我这个人生来就不在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喜欢男人，没有男人我活不了一天，当年在滇边那些人受过我好处的很多，可是我嫌他们脏，也嫌他们傻，他们野劲有余，温柔不足，没一个懂得风流情趣，日子一久，也就令人如同嚼蜡，索然无味了，从那以后，我就把眼光转移到中原武林，原以为这些人个个英雄豪杰，铮铮的汉子，谁知道我只看他们一眼，他们的骨头都软了，你说，这能怪我么？”

格格格地一阵得意娇笑。

金大龙静静听完，淡然说道：“那是在塞外！”

金花娘道：“什么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巴化文说，你跟古华是在塞外邂逅的。”

金花娘凝目问道：“他这么说么？”

金大龙未置是否，微笑说道：“塞外是个好地方，玉门清

晓，大漠飞沙，天山溶雪，金张，掖银武威，葡萄美酒，琵琶胡茄……”

金花娘似乎有点神往，道：“你去过塞外？”

金大龙摇头说道：“向往已久，恨无缘一游。”

金花娘道：“我就不愿意到塞外去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不为什么！”

金大龙道：“怕那大漠风沙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不，滇边并不比塞外好多少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怕听琵琶胡茄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我并不觉得那刺耳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我说不上理由。”

金大龙笑道：“那就怪了，塞外是你跟古华的邂逅之处，按道理，那地方该最令你向往，最值得你回忆……”

金花娘道：“那换你跟玉菁还差不多，你跟她是情是爱，而我跟古华就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了，我要的是他的异禀，他要的是我的美貌、我的娇媚、我的身子，有什么值得向往与回忆的。”

金大龙摇头说道：“金花娘，我为你惋惜……”

“谢谢你了！”金花娘狐媚一笑道：“我是天生的荡妇淫娃，下辈子还是。”

金大龙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塞外地方很大，你跟古华是在何处邂逅？酒泉？张掖？武威？”

金花娘凝目说道：“你问这干什么？”

金大龙淡淡说道：“没什么，相对枯坐不是办法，总得找些话谈谈。”

金花娘笑了笑：“一方面打发时间，一方面你想办法，最后造成我疏忽失神的机会？”

金大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就算你说对了吧！”

金花娘道：“你这个人很具心智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夸奖，隐而不露，不着痕迹才是上智。”

金花娘道：“你是说，你算不得上智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事实上……你说我是上智就是上智，你说我是下愚就是下愚吧，金花娘，张掖是个好地方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谁说在张掖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那么是在武威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谁又说是在武威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那该是在酒泉了。”

金花娘微一摇头道：“也不是！”

金大龙道：“塞外还有别的大而美好的地方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有缘千里相会，无缘对面不见，两个人的邂逅，难道非在大而美好的地方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固然不必……”

金花娘道：“难道巴化文没告诉你？”

金大龙摇头说道：“他没有，倒是古华对我透露了一点。”

金花娘道：“他说在那里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武威！”

金花娘道：“这是他说得的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是的！”

金花娘道：“你相信么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这有什么好骗人的？”

金花娘美目一转，笑道：“他不会骗人，而你却骗人。”

金大龙错愕地道：“我骗人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我很了解古华，他绝不会这么说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不为什么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难道武威有什么不好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要是不好，岂会被称为银武威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那么，它会古华伤心地？”

金花娘脸色微变，凝目说道：“你为什么老在这上面转来转去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不是不在乎么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我是说，你的话题为什么总不离古华跟我的邂逅处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对？我不是说了么？相对枯坐不是办法，总得找些话来说……”

“那么，古往今来，上下四方，什么不能谈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这又为什么不能说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很简单，我不愿意说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那么，这样吧，古华既假神之名，据祠为窟，你我就谈点类似的，譬如观，庵，廊，寺……”

金花娘脸色再变，一摇头，道：“我生平不信神，也跟这些地方无缘，更不愿谈。”

金花娘含笑说道：“谁说你跟这些地方无缘？”

金花娘突然拉着沈玉菁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倦了，想告辞了。”

金大龙跟着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不再坐会儿了么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不了，如今，你退出去……”

“可以！”金大龙道：“请让我跟玉菁说几句话。”

金花娘道：“怎么？还要话别？有人说看情人话别会害

眼，要不要我回避一下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假如你愿意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金花娘倏然娇笑道：“你明知道我不愿意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那么你尽管听，我跟玉菁没有绵绵的情话……”

随即转望沈玉菁，含笑说道：“玉菁，你看过三国？”

沈玉菁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看过！”

金大龙道：“你知道三国中最奸诈的是谁？”

沈玉菁道：“我知道，曹阿瞞！”

金大龙道：“最懦弱的呢？”

沈玉菁道：“刘玄德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你看过那段煮酒论英雄？”

沈玉菁道：“我看过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天下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……”

霍地转注金花娘，道：“金花娘，凉州罗什古刹中，侥幸未死的慕容奇在此。”

金花娘神情猛震，大惊失色，脱口惊呼，往后便退，不自觉地，她松了抓在沈玉菁皓腕上的那双玉手。

沈玉菁猛地一冲扑向了金大龙，及至金花娘发觉欲抓时。金大龙已跨步闪身，挡在了沈玉菁身前，笑道：“闻雷失箸，一震之威如此，看来人永难当天威。”

只听沈玉菁在背后说道：“奇，你让我佩服。”

金大龙笑道：“玉菁，那一半也得靠你的智慧……”

金花娘脸色铁青，道：“你两个都够高明……”

金大龙淡然一笑，道：“金花娘，你夸奖了，要是连这么点心智都没有，我还闯什么江湖，你说么？”

金花娘没答应，媚眼儿凝注，道：“你说你是慕容奇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是的，你信不信”？

金花娘摇头冷笑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为什么不信？是因为你眼看着我被围攻致死？你也是那个围攻中的一个？”

金花娘冷然说道：“这种血淋淋的事，你别往我头上扣！”

金大龙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信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那是因为我不相信自己有这种福气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落拓青衫七绝神魔宇内称最，能见着他，人人引为荣宠，这不是福气是什么？”

金大龙笑道：“你很会说话，也很会奉承人，我被你捧得有飘飘然之感，只恐怕你是口是心非，言不由衷，据我所知，人人视慕容奇为凶煞恶魔，尤其当年参与罗什古刹行凶那帮人，他们更视慕容奇为煞星，为眼中之钉。”

金花娘道：“那是他们，跟我无关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那么你刚才为什么听说慕容奇之名而心惊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当然心惊，这福得来太突然，能不心惊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你不是不信么？何来福气之说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可是你说你是，你该知道当我乍闻慕容奇之名时，我没有时间去考虑真假，心惊，这是第一个自然的反应。”

金大龙淡然一笑，道：“金花娘，你的确深具辩才……”

金花娘忽地一敛怕人的神态，换上一副楚怜的娇态，柔声说道：“我说的是实话，不管你是不是慕容奇，我都要告诉你，我没有参与当年罗什古刹行凶，那种血淋淋的事跟我无关，要有错处，那便是不该邂逅古华，更不该跟着他逃到中原来，其实，藉神诈财害人的是他，我跟他的关系仅仅是情夫情妇，你既然已经放了他，对别的，就该放手了。”

金大龙淡然笑道：“你没有帮他藉神诈财？”

金花娘摇头说道：“没有，绝没有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那么，你嫁给王大户用心何在？”

金花娘道：“女人家总是要嫁人的，嫁人还得找个诚实可靠的，像我这种女人，这个年纪，一旦厌倦了武林，更需要有个归宿，可是年轻的人不要我，所以我只有嫁给了王大户。”

金大龙道：“你的确很会说话，以我看，你也是在谋财害命。”

金花娘道：“怎见得？”

金大龙道：“有人告诉我你对外勾三搭四，不守妇道，对内你用你的色相迷惑年轻的王大户而不惜一切，王大户只要过了世，王家的家产，就是你的了。”

金花娘忙道：“你可别胡说，也别含血喷人……”

金大龙摇头说道：“我无须诡辩，这是不是事实，我已经亲身体验过了。”

金花娘道：“那么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金大龙道：“很简单，不管我是不是慕容奇，我忝为武林一介，这些丑恶污秽的事我不能不管。”

金花娘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半天的话我是白费唇舌白说了，今夜你是绝不肯放过我了？”

金大龙点头说道：“你是说着……”

“了”字尚未出口，金花娘娇躯忽闪，扑向了身后的雕花长窗，她想破窗而遁，她身手不弱，闪身便到了窗前。

这时金大龙喝道：“不作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你跑什么？”

只一跨步，人已到了金花娘身后，探掌如电，五指已搭上了金花娘的香肩。

金花娘未跑成，她吓得魂飞魄散娇躯一哆嗦，没回身，颤声娇笑说道：“哟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也不怕我的菁侄女儿